

阿尔泰诸语言^{*}

И. В. Кормушин(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H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6) 03 - 0009 - 2

DOI 编码: 10. 16263/j. cnki. 23 - 1071/h. 2016. 03. 002

阿尔泰诸语言(Алтайские языки) 是表示一个超语系的约定性术语,该超语系以推测的发生学同源性为根据,将突厥诸语言、蒙古诸语言、满-通古斯诸语言以及孤立的朝鲜语和日语统合在一起。当初(19 世纪 30 年代) 阿尔泰诸语言还包括后来改称乌拉尔诸语言的那些语言。术语“阿尔泰(诸语言)”指出了诸语言可能的最早起源地。

G. 兰司铁(又译 G. J. 拉姆斯泰特)、N. N. 波普、E. Д. 波利瓦诺夫、W. E. 科特维奇、M. 拉塞农等人的著作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科学立场出发,提出了阿尔泰语系假说。假说提出的根据是:在列举的诸语系(朝鲜语和日语) 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才纳入阿尔泰学) 中存在大量的共同词;音素系统、词的语音和形态结构(元音和谐和黏着) 一致;大多数形态派生范畴和句法关系范畴以及句法结构在构造和内容上具有同类性或同一性,而且认定许多词缀语素在物质上是相同的。

在类似的这些对比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词首 p- (p- / f- / h- / 零——译者注) 的发生学对应关系或者所谓的兰司铁-伯希和定律、词首 j- / n- j- / d- 的对应关系、r 音化(ротацизм, rhotacism)、l 音化(以 l 代替 š, ламбдаизм, lambdacism)、词根中 -a / -i- 的元音交替等。但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在对资料全面考察后发现,在基本词汇类别中,如在数词、人体部位、季节和昼夜时段、天体、天气现象等名称中,对应的比例度如此之低,以至根据词汇统计理论(参见语言统计学),原始阿尔泰语的存在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年代界限。许多早先确定的词汇和形态平行关系在语音和语义上的理据遭到了质疑,人们认为一些语音对应是臆想的,例如 r 音化(突厥共同语的 -r 相应于楚瓦什语中的 -r、蒙古诸语及满-通古斯诸语中的 -r),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与 r 相关的对应词在蒙古诸语中来自突厥语系原始布尔加尔语方言的极古老借词,

在满-通古斯诸语中是随后来自蒙古诸语的借词。由此对不仅在语音方面而且在形态方面可能的相似和明显的差异给予了各种不同的评价。

阿尔泰诸语中名词的语法范畴——格、领属和数——既有共同的结构和形式特点,又有显然不同的特征,如主格作为主语的格标记为零,但是在古蒙古语中有用间接格表示的情况,蒙古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中词干末尾的 -n 在大部分情况下脱落了,在间接格中却得到恢复。突厥诸语中有统一的属格构形成分(-ıŋ),蒙古诸语中却存在若干变体(-nu, -un, -jin),而在满-通古斯诸语中,其使用仅局限于索伦语和满语(-ni, -i)。这些形式的辅音(ŋ / n) 和元音(ı / u) 区别无法严格解释,位格的形式也是如此——在突厥诸语中是 -ta / -da,蒙古诸语中是 -da / -ta 和 -du / -tu,后者通常与满-通古斯诸语中的与-位格 -du / -tu(通古斯诸语)、-da / -ta(满语) 接近,因为蒙古语的标记包含与格的意义。蒙古语以 -a 结尾的古旧与格和突厥语 -a 结尾的与格相同(虽然突厥语中的这个 -a 与克普恰克语族中的与格 -ya / -qa 之间的相互关系尚不明确),但是在满-通古斯诸语中没有找到平行结构。宾格(вин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 objective accusative) 的情况也类似:突厥语是 -ı (与古突厥语宾格(accusative) -ıy 的关系存在争议),蒙古语是 -i / -ji,而满-通古斯语的宾格形式却是完全不同的 -ba / -wa。通古斯诸语言中位格的部分形式通过标记的复合方式构成,但在聚合体中这些标记也作为独立的形式保留着。格词缀的复合也是蒙古诸语言的特点,但这在突厥诸语言中却不存在。通古斯语的格系统中有以 -ja 结尾的不定宾格,表示事物用途、目的客体和部分量(партитивность, partitive) 语义,在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找不到类似现象。

部分的一致关系还可见于名词领属范畴聚合体、领属范畴意义表达方式以及语法复数使用等方面。例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 的阶段性成果。

在阿尔泰诸语所有语族中,语法复数都能表示集合多数或代表多数、分配多数、巨大空间多数等陈旧意义,即实质上的派生性质意义。由此可见,认为原始语状态时存在大量初始标记(-t/ -d, -s/ -z, -r, -l, -k/ -q, -m 等)的假说是合理的,这些初始标记通过对一小类词的词源学分析得到证实。这类词的词干组成缩简了这些词缀;正是这些词缀历史地形成了能产的复数词缀,比如,共同突厥语的 -lar 和楚瓦什语的 -sem、满-通古斯语的 -sal 这些词缀发展了分配多数的抽象意义。

和名词一样,突厥诸语、蒙古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动词的各种具体范畴结构在许多方面相近或相同(如时间范畴的演化等)。同时可以发现,这些范畴的物质表达手段也是一致的(如以 -r/ -ra 结尾的现在-将来时)。但是,尽管如此,动词范畴在语义和形式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当初多半表示结果意义的过去时是在行为过程名词的不同标记(且每个语族都不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不排除突厥语以 -di 结尾的简单过去时和蒙古语以 -zi 结尾的完成时的同源性)。态方面尽管总体上结构相近,但被动态、相互态和共同态的标记不同,而使动态的构形成分中表现出一些相同之处;在满-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没有突厥诸语中的反身态,这可能与名词在满-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有反身领属范畴而在突厥诸语中却没有相关。

在用词缀法表示动词行为方式这一词汇-语法范畴方面,重构了具有强化、多次和节奏意义的构形成分* -ga, * -la, * -r, * -k, * -ča;具有行为开始、进行、结束和时空分配意义的词缀在满-通古斯诸语中有体现,但在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中却几乎没有体现。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在这种场合使用的是语义相同但物质面貌各异的动词-修饰语。

在否定领域,尽管各类标记的物质同一是完全可能的,但它们的结构-范畴地位彼此并不相同,这可以用历史变换来加以解释:共同成分* e(语气词或动词)在满-通古斯诸语的动词否定分析结构里,出现在否定动词 e 的所有聚合体形式中;在蒙古诸语里却出现在形态繁化的动词否定语气词 ese 中;在突厥诸语里却只有楚瓦什语语气词 an < * en 有从属于动词的否定性质,其它突厥诸语的语气词 aba, aŋ, anna, ap 与名词连用表示否定;满-通古斯诸语言中的 ana, aba, aqu 和蒙古诸语言中的 buu > * abuu 也是如此。但尚不清楚,导致 a < * e 的原因是否由于形态上增生的软腭元音影响还是另外一个词根成分。

形动词、副动词、时和式是一些原本统一,后来在历史上发生分化(功能专门化)的形式(范畴)。阿尔泰诸语的所有语族在这些形式(范畴)的最初(简单)标记当中至

少可以发现两类相似的标记:带有构形成分 -m/ -mi 的(出现在突厥诸语以 -mi 结尾的行为名词和以 miš 结尾的形动词组成中,蒙古诸语以 -nam 和 -mui 结尾的现在时形式组成中,满-通古斯诸语以 -mi/ -ma-ti 结尾的副动词中)和带有构形成分 -p ~ -b/ -pa ~ -ba 的(出现在以 -p 结尾和以 -pa-n ~ -ba-n 结尾的突厥诸语副动词,以 -bai 结尾的蒙古诸语过去时,以 -pi/ -pa-ti 结尾的满-通古斯诸语的副动词中)。

由于没有足够完整的原始语重构系统来解释阿尔泰诸语各语族在所有结构和物质上的差异,其亲缘关系的假说不能视为已得到证实,但由于已提出的大量对比的可能正确性,该假说也不能视为毫无根据。为了正确地纳入朝鲜语和日语,需要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特别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为不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而且在语音方面,这两种语言中的假设相同点都有着非常多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阿尔泰学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领域,其任务就是要系统、深入、严格地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方法和最新方法。

(译者:许宏; 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Poppe, N.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t. 1 [M]. Wiesbaden, 1960.
- Poppe, N.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M]. Wiesbaden, 1965.
- Ramstedt, G. J.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M]. Hels., 1957.
-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ё изучение [M]. М., 1981.
- Кормушин И. В. Системы времён глагола в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ах [M]. М., 1984.
- Котвич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алтайским языкам [M]. М., 1962.
- Рамстедт Г. И., Введение в ал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орфология [M]. М., 1957.
- Суник О. П. и др. Проблема общност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1.
- Суник О. П. Очер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морф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Л., 1978.
- Цинциус В. И. Очер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Л., 1972.
- Цинциус 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этим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M]. Л., 1979.
- Цинциус В. И.,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Алтайские этимологии [M]. Л., 1984.